# 春秋詩話

序

少時讀孟子至詩亡然後春秋作嘗爲轉一語曰春秋作而詩乃不亡聞者或疑之旣而涉獵諸經以次而洽及春秋雖文成數萬其旨數千所爲維王迹於勿墜者未易盡窺其涯涘而華衮斧鉞寓於筆削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始信變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歲癸丑予初入粵客端州署校閱試卷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嶽匪廣東南海勞君巨峯皆博雅士也月餘內樽酒論文刻燭吟詩頗極人生韻事試旣竣劉君以病去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屬序於予予心賞其名及展卷披閱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爲五卷曰賦曰引曰解曰拾曰評類

聚羣分章疏句解要旨發前人之所未發其仍弊以春秋者傳固爲經作也夫不精一經者不能治諸經不精諸經者不能治一經學者通患類多不免今治一春秋傳而詩之源流得失皆於是乎見之是春秋也而可作詩觀乎通是意者編年紀月可以觀易惇庸命討可以觀書朝聘會同可以觀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曷有紀極寧僅詩話云爾哉顧予也暮景飛騰才疎著述往往了於心而弗克了於手而勞君以壯年英發乃能於舊巢故壘中力闢生面且鰓其實而藝者書之確然可以信今而傳後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中惕息而愧讓弗如者也遂書以復焉時雍正癸丑季夏上浣江右禾川年

家同學教弟盛逢潤海觀氏拜題於端署梅花書屋

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輿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輿並締交稱莫逆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輿性情篤雅類履先風致瀟洒類報之志大則似聖取惟聖取不修邊幅頹然自放與孝輿頗異余亦疎慵忤物而孝輿反並愛之與諸子共爲耐久交無異也嶺南舊爲詩藪代有名家惠公嘗勗及門接武余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絶超超元箸余尤喜其騈遺之作頌不忘規報之下筆蘊藉欲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痛孝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輿不

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取貢入太學後舉優行丞龍游孝輿亦膺選拔令黔相繼沒才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輿同年生也分守佛山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屬履先報之及余爲序夫慈母於垂絕之兒置懷以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以識公於孝輿不令言與俱沒其用心將無同願公推是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輿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而感念同門悲深梁木惠公墓樹與孝輿宿草同湮無復甄陶刪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淵源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瓣香未墜耶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爲詩以不死吾友

爰敘是書以爲乘韋先乾隆辛未至日友弟碧江蘇珥

序

吾黨工詩者素推羅履先僕與勞孝輿陳聖取蘇瑞一皆不及顧孝輿善言詩嘗同飲聖取晚成堂雨窗夜話孝輿謂國風淫詩備列不知所逸何等宣尼可作當不受刪詩之誣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無異王右丞主第琵琶一座首肯然尚未知其有春秋詩話一書也未幾聖取宦越孝輿宦黔僕亦沿牒象郡自是杳不相聞歲辛未請告里居柏園張司馬乃爲孝輿刻此書屬僕讐校孝輿故善言詩此書尤卓然可見者其詩亦日進而工而所著阮齋詩鈔其子無力授梓弗克表見當世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也司馬宦粵十數載所至以慈惠稱尤折節下士士

之單寒者振之嘗夜雨乘扁舟訪屐先於村墅又嘗釀金

郵詩人汪白岸之貧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閒徐孺子所

在徑造其廬王東亭作吳郡與張希祖情好日隆韓退之

贈盧同句俸錢給公私蘇子瞻貽呂倚詩薄少可時助司

馬旣追步古人茲復有此舉俾孝輿半生心血不致泯滅

無傳且使讀是書者知孝輿之善言詩因以知孝輿之工

於詩不特孝輿之幸亦吾黨之光也獨是孝輿聖取著作

相埒兩人並卒於官遺文散軼存十一于千百責在後死

者僕旣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復不能鏤之

金石以永其傳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徒深舊雨之感

視司馬高誼能勿愧哉僕亦少有詩筆老去不復料理牙

生輟絃於鍾子匠石廢斤於郢人冥契既逝發言莫賞覆瓿災木聽之後人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且讓履先獨步九原有知得毋笑我潦倒也乾隆辛未重陽日友人何夢瑤敘

序

古詩學何爲哉學以用詩學以說詩用詩者如孔子責論詩以達政專對訓學詩以能言是也說詩者如孔子於端木氏卜氏許其可與言孟子謂咸邱蒙說詩當以意逆志是也自六藝之教衰而詩學寖微旂鼎不銘大雅之勳而里巷莫究先王之澤士徒抱殘守闕挾一說以自封自唐以後以詩話著者無慮數百家君子傷其用之不復見也或者并其說而失之此南海勞子春秋詩話所由作也春秋時詩亡而詩學不亡一時列國名卿魯有穆叔晉有叔向衛有甯俞國小如鄭子太叔公孫僑之流追隨兵車玉帛間從容揚扢宗祏賴之故曰登高作賦大夫之才言其

材智深美可以與聞政事也又曰歌詩必類言各有義類當從也類則不踰於言矣作則施於有政矣然則春秋其詩學大昌之會乎闡之文武周召詩之體三代而上春秋所以與詩合毛鄭齊韓詩之末三代而下春秋所以與詩分善學者由分致合出以用顯而處以書名俾邱明有傳不墮膏肓宣尼既删別開面目如勞子者謂非深於詩不可也謂非深於春秋不可也漢周磐居貧養母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就舉孝廉唐郭山惲侍中宗內宴詔各奏伎山惲獨誦鹿鳴蟋蟀帝嘉其直夫猶是詩耳周磐用以為孝山惲用以為忠猶有春秋諸大夫之遺教焉若夫言詩之家擠漢軼宋均失之愚者則又何也是書出

其庶可以無憾已勞子名孝輿與余同貢禮部又同辟大科余不赴而勞子就試宰黔中凡十年卒於官妻歸貧兄無以居其貧如此昔孔子讀詩而嘆曰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則勞子之學詩有效益可睹矣余故樂爲公諸世其藏於家者有讀杜竊餘阮齋文鈔詩鈔若干卷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相月既望

宣城年眷弟張汝霖書

# 春秋詩話卷之一



南海　勞孝輿　阮齊撰

## 賦詩

風詩之變多春秋閒人所作而列國名卿皆作賦才也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秖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爲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爲自作期於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記曰詩言志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春秋之賦詩者具在可以觀志可以觀詩矣敘賦詩

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朝宗於海公賦六月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賦詩贈畣春秋始此兩雄相當意氣逼人隱隱有當今英雄惟孤與使君意

文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頌不忘規詩之教也以樂倡卽以樂畣一唱一和視後人步韻往復者倍有深情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畣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政於

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此作詩之旨即作春秋之旨也一段大議論輕輕從杯酒間說出遂覺魯之郊禘八佾紛紛無益秖成妄人彼初不解湛露彤弓是何物也大抵當時名卿不乏作賦才而大識見大學問如武子者僅見耳宜聖人歎爲不可及也厥後穆叔不拜文王肆夏一依粉本其武子詩敎遂傳於魯歟

先蔑之使於秦迎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

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義取其聽我藐藐之言也林文剛人其深情乃如此

公如晉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宴公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鴻雁自言寡弱祈相卹也四月言已行役之勞將歸祭未追也載馳更告急也采薇言不敢安居也四詩拉遝稱引各各不言而喻而當時大國憑陵小國奔命之苦悽然如見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思古人而獲我心也

韓奕取其非之切綠衣略其事而取其意同時共賦而各不同古人不執泥如此可爲詩法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意本甯武而婉詞婉至娓娓動人不亢不諂自是對大國之體可見古人之善脫化處至其訓詁之精細直是漢儒玉律金科

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及時相赴伐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

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敢不承命

君子以爲知禮

草木臭味句妙有詩情形弓之賦甯武所不敢聽此則受而不辭看他講出天子歸功先君就詩中藏字牽合自己遂令賦者受者俱覺有謂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豈有定指哉

向之會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之責其漏洩言語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伐

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青蠅一賦分明當面指斥而反動宣子者愷悌二字入人心曲使人意消所謂溫柔敦厚之教也左氏一注非弄筆姿乃明戎子一席話得力却在此耳然戎亦能賦

可知當時詩教入人之深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

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倉卒師行矢口成賦想三百篇久爲諸名卿奚囊中物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喻文子居河上將爲亂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

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歌之以怒

文子文子遂作亂

此詩禍也然詩不任受過顧用之何如耳

春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

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尊雅堂校刊

拈出一類字說詩入妙今之詩人不戚而憂未衰而老無疾而呻吟者抑何不類之甚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辭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穆叔於春秋時賦詩最多此章兩賦俱感名卿動容相謝知其風雅之氣深矣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詞旨雅令擷詩之腴

齊及晉平故穆叔會孫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賦常棣而獲重賄歸而受大宴武子亦榮矣哉抑南山之詩贊國基焉頌中有譏是時專政公室已卑武子聞而驚避其宜矣

晉人執衛侯齊侯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請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使叔向言衛侯之罪於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詩逸子展賦將仲子兮言人言可畏晉侯乃歸衛侯

國君見執怨鉅矣仇深矣豈可以口舌爭哉二三君子善於解紛但於杯酒賦咏間宛轉開諷而晉怒可平衛難已解甚矣詩之善移人情也長門雖棄舊愛未忘長卿僅得詩意遂橫致千金小儒從而詫之抑何少見多

怪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與之食不敬賦相鼠亦不知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有阿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

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也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垂隴一享七子賦詩春秋一大風雅場也惟七子中有伯有正如竹林中有王戎殊敗人意厥後被髮之厲卒如趙孟所料倉卒一賦遂足定終身此中機括微哉微哉非深得於詩者未易語此也

建安七子大歷七子若明之前後七子皆以七名風流勝事相倣如此或曰子謂作者七人亦有所指云豈其然歟

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刺不敬亦不知旣而奔吳前賦相鼠今誦茅鴟奚落已甚然叔孫亦可謂對牛鼓簧不憚煩矣茅鴟詩名趣甚惜其逸矣想必活畫一醉漢形容

公如楚季武子取卞公惡其疏已不敢入榮成伯賦式微以歸

長歌當哭安得不歸至再世而鸜鵒來歌正乃欲歸不得耳魯之末造蹭蹬至此悲夫

虢之盟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大明之賦得意在赫赫二字叔向卽引詩赫赫二語見不足恃赫赫而得則可爲文王赫赫而失則滅於褒姒孰謂春秋非詩史哉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

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義取薄物以獻也）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喻晉有國而趙孟治之也）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歌瓠葉以辭重享雅甚賦常棣以安吠尨奇甚主賓二詩本不相蒙看他牽合情理宛然如此說詩豈復有粘

滯之病哉尤妙贈畣之前有一穆叔鵲巢采蘩互爲映發愈有波瀾至羣賢舉兕爭奉顏色則狐虎之威跋扈飛揚分明畫出一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之世界矣此會乃趙孟極得意之舉是左公極著意之文與前范宣子受彤弓同一洗發閱者毋草草忽之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以韓子比四臣也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賦節之卒章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

堪也無以及召公

因詩及樹因樹不忘詩絕妙詩情遂爲千秋佳話

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明王不作雅詩既亡僭侈之君得而用之子產雖捷敏將順良苦矣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不答賦君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即用詩語作斷案映發絕佳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起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暱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按六詩自羔裘美大夫外餘如同車扶蘇蘀兮序以爲

刺怨者固爲不根若朱傳以爲皆淫詩而莫淫于褰裳
誠如其言諸卿不且自揚國醜乎大抵詩人取興多托
之男女綢繆之辭以言其情王平仲云蔓草一詩子太
叔賦於垂隴子齹以餞韓宣孔子與程木子傾蓋而賦
古人於君臣朋友間每托言配偶至流連想慕之際多
言美人其非淫奔之詩也明矣此佳人芳草騷之所以
托始也歟

自垂隴七子賦詩後至此二十有一年復有六卿之賦
鄭以孱國處必爭之地諸君子以風雅之氣扶持勿衰
孰謂詩人無益人家國哉

餞行賦詩始此

小邾子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武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右列國公卿大夫宴享贈荅而賦詩者三十一則自僖公二十三年春秦穆享重耳起（用河水逸詩）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聘宋而訖（用新宮亦逸詩）穆公賦六月而以興重耳之霸昭子賦車轄而無救於昭之亾合觀二百年間興衰成敗之迹歌之類與不類可以見其志之所之矣

補遺

吳人既敗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庭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詩話卷之一

譚瑩玉生覆校

春秋詩話卷之二　　嶺南遺書

南海　勞孝輿　阮齊撰

## 解詩

解詩者因詩作解也左氏傳春秋未嘗解詩今曰解詩毋乃誣傳并誣詩歟曰不誣也左氏傳春秋故解詩也未有春秋先有詩凡征伐宴享廟謨野俗一寓於詩此文武志也旣無詩乃有春秋文武大法寓於春秋此孔子志也左氏體孔子志作傳傳春秋猶孔子體文武志作春秋以繼詩然則全傳皆解詩也誣云乎哉余之摘其一二語以爲詩解者但就詩言詩猶淺之乎解詩者也序解詩

周鄭交質既而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本引詩體然拈出忠信二字遂爲四詩的解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此說詩標題解也特見者四此與衛之新臺載馳鄭之清人秦之黃鳥是也左氏傳春秋學最博而尤好說詩詩之關時事者往往標出獨怪春秋時事之見於詩者

如叔于田之刺莊同車扶蘇蘀兮狡童之刺忽蟋蟀之刺僖山有樞揚之水椒聊之刺昭無衣杕杜之美武葛生采苓之刺獻車鄰駟鐵之美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左傳雖非詩史然何不一偶及之耶夫左氏說詩每於他處泛引廣說而事之關切者輒遺之豈左氏博學不逮毛公歟

此小序所以與紫陽以隙也然諸詩往往襍見傳中又未必盡如朱說則楚囚失之齊亦未爲得耳大抵詩之作必有題而善讀者不可有題非謂詩本無題也學者生千載後不得起千載以上之人而請業焉事在渺茫而強爲之題牽詩以就我則有題已無詩不如無題詩

尙在也試觀諸名卿所賦何詩其詩何題哉余故就此一題發解詩之大凡以與解人參之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娶於齊而美公娶之新臺之詩所由作也

戴嬀大歸於陳莊姜作詩以送之其末章曰仲氏任只秉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公欲平宋鄭盟於句瀆之丘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公與鄭伯盟於武父遂伐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句瀆虛龜解屢字確信字是骨無信故盟盟愈無信屢盟則屢無信安得不長亂哉解得痛快

衛侯朔入於衛放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此本引詩例然本末二字講得透快乃將詩句一點大旨躍然不煩言而解作解詩觀悠然有味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簡書二字解得嚴正尊攘霸業皆簡書中經濟也古人讀書得力處如此

狄滅衛戴公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棄其師鄭人爲之賦淸人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略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林堯叟曰此詩本周公閔管蔡之作今富辰以爲穆公作蓋周樂久廢穆公所作蓋周公樂歌也

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

地平天成稱也

以書釋詩可見古人讀書貫通處以天地釋稱字堅義

宏傚訓詁小儒能無咋舌

按春秋至僖二十四年爲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國

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可知風詩皆隨時所作如碩人

淸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抵風詩未必有

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

城濮之戰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不特賞是惠卽刑亦是惠惠字之解乃全子產用猛政

鑄刑書仲尼以爲古之遺愛是也

箕之役先軫黜狼瞫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看怒字絕妙見解人知詑孟子論大勇之奇闢誰知濫觴於此

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故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諸姑伯姊從來謂詩偶然趁韻耳一經梭剔便有至理解人當作如是觀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若之何奪之

槖泉之殉自是坑儒家法左公箋詩非爲秦穆惜霸業蓋爲天下後世哭善人也一唱三歎凄惋欲絕有國家者何可不誦詩

邲之戰潘黨請築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註此三六之數疑爲楚樂歌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歷敘諸詩看出武王純是神武不殺作用識解卓絕如此學問小儒莫輕議霸主也愚嘗謂五霸除宋襄不足道楚莊秦穆的是桓文對手而且過之楚之吃虧無奈聖人說出左衽二字遂爲後世耳食者藉口於是一部春秋成了鐵板爰書楚人終古寄棘移郊矣不然平心而論如桓之好內文之懷安若無管趙諸賢二公一酒色公子耳豈會夢見楚王雄風耶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

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宴享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兩章裁作兩解不依詩解卻大會得詩人之旨此又同一詩而斷章各義之法也

穆叔如晉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三

此條解詩詳細見上賦詩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

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穆子遂於詩解如此其有太伯子臧之德也宜矣

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將委蛇分出從衡來解得大奇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辭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樂字中有如許妙義從來誦詩順口便過孤負古人也

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大夫讓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能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而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忠爲民望望字不浮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右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

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周行二字看出詩人雙關之妙故知卷耳思賢的是確解

子產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解基字實落解樂字透徹詩詁那得如此名通

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

解僭濫暢快直至受福天人之理微眇可思下面文多

不錄

公如楚過鄭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將敬字暗解詩中齋字譜出季女小名足補葩壇軼傳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

以信字說陟降左右精微可參

衞侯在楚北宫文子見令尹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何謂威儀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

也周詩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威儀不特解詩透闢可作一則古禮經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不出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本意引詩證藏冰却已爲七月作一的確箋註就中寫出聖人調燮作用直是彌綸天地古人讀書見解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盟於平邱子產爭承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會諸侯藝貢事禮也

左氏每於詩所不經意詮出妙解樂字下一求字奇甚

晏子與齊侯論和同略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

旣戒旣平鬷格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否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若是

和字妙解因味及聲及心而總歸於德可見飲食音樂俱有至理卽在生人大欲中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火烈則民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以寬猛平和解四詩妥協

魏獻子與魏戊縣謂成鱄曰人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

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仲尼聞之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

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泛引文王詞誤而誇矣然其疏剔九德鑿鑿有味其言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干旄取忠甘棠愛人經生家常談也靜女取彤管先生能無反脣哉知其解者可爲說詩長一格矣然細按二

取字文義皆於不美中取其美者則干旄亦靜女類耳詩豈有一定之柄哉何今之泥詩柄者紛紛高叟之多也噫

右左傳解詩三十三則本引詩例也而其中往往就詩作解於詩多所發明或解以其題如碩人黃鳥之類是也或解以其事如日食藏冰之類是也或解其大旨如蘋蘩之忠信卷耳之周行之類是也或訓詁其字義如四牡之周咨以及九德之類是也或大暢其詞而另闢一解或斷取其義而不泥其文俱可作解詩觀總之解不一解亦無定解得其解者進乎解矣

補遺

秦納惠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君臣所解忌克皆洞入世情自是霸王本領

春秋詩話卷之二

譚瑩玉生覆校